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之 古今選評差異

陳美朱*

摘 要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杜甫在秋雨屋漏、長夜難眠的窘境中，發出「廣廈萬間」，以庇護天下寒士的宏願，散發人性的光輝與博大的胸懷，本詩故而成為後人論述杜甫「詩聖」內涵與「憂國憂民」情懷的經典名篇。

筆者在歸納、比對 21 部今人編選的唐詩選本後發現，其中有 17 部選錄本詩，超越了〈兵車行〉、〈麗人行〉、〈丹青引〉、〈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其他詩作，堪稱是今人心目中的杜甫七言歌行「壓卷」之作。但若與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相較，本詩不僅選者寥寥，21 部選本僅有 8 部選錄，評語也多為「村樸」、「意盡」等負面語彙，詩中「廣廈萬間」、「大庇寒士」的宏願，也被視為是貧寒失意的士人的空想、大願，未必真能實現。本詩古、今選評落差之大，令人驚詫。

為能理解本詩古、今選評的差異與造成差異的原因，本文藉由表格數據資料，整理、比較本詩與杜甫其他 5 首七言歌行名篇的古、今選錄情形，並透過古、今唐詩選本的分卷編次、選詩數量與選詩理念，探討本詩在古今選評差異的緣由。期能以小見大，延伸理解杜甫七言歌行名篇的選評變化，並從中掌握古、今唐詩選本的演變。

關鍵詞：杜甫、七言歌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丹青引、唐詩選本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Study on Difference of Ancient and Present Selection and Critique of *Mao Wu Wei Qiu Feng Suo Po Ge* of Du Fu

Chen Mei-C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o Wu Wei Qiu Feng Suo Po Ge” is the great aspiration of Du Fu to protect all humble literati when he was in the difficulty of sleep in the leaking house in the rain of autumn. It conveys humanity and the great mind. Hence, the poem becomes the classic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study the content of “sage of poetry” of Du Fu and his “concern about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fter reviewing and comparing 21 Tang poetry selections edited by modern people, the author realized that 17 of them selected the said poem which was more than other poems such as “Bing Che Xing”, “Li Ren Xing”, “Dan Qing Yin”, “Guan Gong Sun Da Niang Di Zi Wu Jian Qi Xing”, etc. It is “the classic of seven-character verse” of Du Fu in modern time. However, in comparison to Tang poetry selec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poem was rarely selected. Only 8 out of 21 selections included the work. The critique tended to be negative terms such as “rural” and “limitation of affection”. The poet of late Ming Dynasty, Shen Han Guang, even mocked at the great aspiration of “protection of all beings” and “blessing for humble literati” by “thought of Cuo Da” and argued that it was the vain dream of a humble and depressed scholar (Cuo Da) and it might not be realized. It is surprising that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critiques of the poem are extremely differen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critique difference of the poem in ancient and modern Tang

poetry selections this study not only presents the selection and critique by tables and data, but also compares the poem with Du Fu's other classics of seven-character verse in order to explor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ritiques on "Mao Wu Wei Qiu Feng Suo Po Ge" and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Keywords: Du Fu, the seven-word free verse, *Mao Wu Wei Qiu Feng Suo Po Ge*, *Dan Qing Yin*, Tang poetry selection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之 古今選評差異*

陳美朱

一、前言

杜甫（712-770）於肅宗上元元年（760）春，於成都浣花溪旁興建茅屋，隔年八月，茅屋屋頂被強風吹破，秋雨繼至，床頭屋漏，長夜難眠，如此艱難處境下，杜甫卻能推己及人，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宏願，甚至不惜「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散發人性的光輝與博大的胸懷，本詩故而成為今人論述杜甫「詩聖」內涵與「憂國憂民」情懷的經典名篇。

筆者歸納、比對今人編選的唐詩選本後發現，【表 2】所列 21 部選本中，計有 17 部選錄本詩，超越了〈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以下簡稱〈丹青引〉）、〈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以下簡稱〈畫馬圖〉）、〈兵車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麗人行〉等其他杜甫七言歌行名作，堪稱是今人心目中的杜甫七言長篇「壓卷」之作。但若與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相較，本詩在【表 1】21 部選本中僅有 8 部選錄，不僅是表列 6 首杜甫七言歌行中選錄數量最低者，評語也多見「村樸」、「意盡」等負面語彙，晚明遺民詩人申涵光（1618-1677）甚且將詩中「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視為「措大想頭」¹，是貧寒失意士人所發的空想、大願，未必真能實現，本詩古、

* 本文承蒙科技部 106 年度計畫案（MOST 106-2410-H-006-095-）補助，以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¹ 明·李沂：《唐詩援》（柳園藏板，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本詩後評：「『安得廣廈千萬間』，發此大願力，便是措大想頭。申堯盟（按：申涵光，號堯盟）此語最妙。他人定謂是老杜比稷、契處。」卷 8，頁 16a。本則資料，另可參見陳伯海主編：《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頁 1019。

今選評落差之大，令人驚詫。

本文擬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論述起點，先整理本詩在當今選本與明、清時期選評的情形，並透過本詩與杜甫其他七言歌行名篇的選錄比較，以清楚得見本詩「古冷今熱」的接受差異。為能深入理解今人偏好選錄本詩的緣由，本文也延伸探討了古、今唐詩選本的選本體例、選詩數量及編選理念，冀能由小見大，具體掌握古、今唐詩選本的差異。

在進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就【表 1】之明、清唐詩選本與【表 2】之當代唐詩選本的選錄標準稍作說明。

在古、今共通條件部分，考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作者所處時代（盛唐）與詩體條件（古體），遂剔除了「僅選近體」、「僅選中晚唐詩」這類不可能選錄本詩的選本。此外，在一般「因人分卷」與「因體分卷」的唐詩選本之外，另有按詩題分卷編次的「主題式」選本。基於這類選本以特定主題選詩，詩題分類不一，也導致選詩標準不一，迥異於「因人」與「因體」分卷的選本有跡可循，更無法展現杜詩在唐詩選本入選量常高居首位²的情形，故而不列入討論。

古、今特殊條件部分，唐人選唐詩收錄杜詩者，目前僅見晚唐韋莊（836-910）《又玄集》選杜甫五、七言律詩 7 首³，宋、元時期的唐詩選本，又偏好選錄「絕句」與「中、晚唐詩」⁴，表格所錄遂以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為主，並以著錄於《四庫全書》，或經後人翻刻出版，或者全書已掃描上傳網路（如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

² 唐詩選本若按「詩歌主題」分卷，常刻意選錄不同詩家主題相似之作，導致杜詩在「主題式」的唐詩選本中反而與一般詩家無異。明代如張之象（1496-1577）《唐詩類苑》、黃周星（1611-1680）《唐詩快》，今人如趙昌平《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李元洛《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臺北：九歌出版社，2013），都是屬於這類「按題分卷」的唐詩選本。

³ 唐·韋莊：《又玄集》3 卷，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1 輯集部第 3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所選 7 首杜詩計有五律 5 首：〈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七律 2 首：〈送韓十四江東觀省〉、〈南鄰〉。

⁴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卷前〈自序〉論及古代唐詩選本發展的四次高潮，其一為南宋時期，「以選唐絕句為其主要內容和特點」，頁 6-7。此外，論及唐詩分期時指出：「宋代基本上也是以選中、晚唐詩為主。」「即使到了元代，從《唐詩鼓吹》、《瀛奎律髓》等一些名本來看，仍然以選中、晚唐詩為主。」頁 11。

典藏資料庫)可供查考者為主,排除了僅選特定詩家卻不選杜詩⁵者,而今人選唐詩,受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唐詩三百首》影響甚深,常見以「唐詩三百」為書名者。細究內容,若選詩與《唐詩三百首》有所增刪變動者,則列入考察對象;反之,若全書選詩全依孫洙原編,僅編次稍作調整,或稍加譯注賞析⁶,無法藉由詩目得見選者編選理念者,則棄而不論。此外,今人編選的唐詩選本中,另有「兩書編選者重複」⁷與「兩書選詩內容重複」⁸者,為免重複統計,以選詩數量較多及著錄姓名者列為優先考量。

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及今人的選評要點

肅宗乾元2年(759),杜甫因關輔飢饉,遂棄華州司功參軍,舉家遷往秦州(今甘肅天水)⁹,隨後又「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再度翻山越嶺,

⁵ 清·王士禛:〈唐賢三昧集序〉自言本書「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即以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不選李、杜為先例,序文見《唐賢三昧集》卷前,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

⁶ 沙靈娜、陳振襄譯注:《新譯唐詩三百首》(臺南:金安出版社,1994);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臺北:三民書局,1976);辛農重編:《唐詩三百首》(臺北:地球出版社,1989);陳崇宇、朱炯遠、畢寶魁編:《新編唐詩一本通》(臺北: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2006),以上諸書,書中編排或許異於《唐詩三百首》之「先古體後近體」的方式,但選詩詩目皆襲用《唐詩三百首》,因而《唐詩三百首》選錄的〈丹青引〉與〈畫馬圖〉,也都在這些新譯或新編的選本中得見,相對的,《唐詩三百首》所略而不收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同樣成為這些選本中的遺珠詩作,為求客觀公平,遂不列入統計。

⁷ 如霍松林、霍有明:《絕妙唐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係由霍松林:《唐詩精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為底本擴充而成。這類選詩數量僅一百多首的「精選本」,在本文所討論的6首杜甫七言歌行中,或者僅錄1首聊為代表,或者如王熙元:《唐詩精選百首》(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因多錄近體,少選古體,以致本文討論的6首杜甫七言歌行全未選錄,故而不納入表格統計。

⁸ 如掛名「余冠英等」之《唐詩選注》(臺北:華正書局,1991),與不著姓名僅標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之《唐詩選》再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兩書內容一致,遂刪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版本。

⁹ 杜甫〈秦州雜詩〉20首之1自陳:「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夾注云:「時公以關輔大饑,棄官

由隴道遷往四川成都。上元元年（760），杜甫終於在浣花溪畔修築茅屋，稱為草堂。並先後向親友覓得綿竹、檜木、松樹、果樹¹⁰等植栽，以營造草堂的家居環境。

可惜杜甫苦心經營的草堂家居，在隔年八月遭逢狂風驟雨，不僅住家堂前兩百多年的栟樹為風雨所拔¹¹，茅屋屋頂也被風掀翻，無法抵擋接踵而至的雨水，〈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記載了杜甫這段遭逢風雨天災的困境與心境，全詩如下：

八月秋風高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胃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¹²

本詩詩文淺白易解，加以具有「捨己為人」的偉大情操，今人對本詩的評論也多聚焦於此。當代學者霍松林在賞析本詩用字、結構特色後，稱道本詩「安得」以下三句：「恰切地表現了詩人從『牀頭屋漏無乾處』、『長夜沾溼何由徹』的痛苦生活體驗中迸發出來的奔放激情和火熱希望。」後兩句更是將「詩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表現得淋漓盡致。」¹³莫礪鋒也有類似的看法，讚揚杜甫在牀頭屋漏、長夜難眠的

西去。」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6，頁239。

¹⁰ 杜甫得親友相贈修築草堂的經歷，於〈酬高使君相贈〉、〈卜居〉、〈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貲〉、〈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檜木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詣徐卿覓果栽〉、〈堂成〉等系列詩作，有詳細記載，詩作內容參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9，頁727-735。

¹¹ 〈栟樹為風雨所拔歎〉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同一事件的系列詩作，由詩中「倚江栟樹草堂前，古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彷彿聞寒蟬。」可概知「栟樹」應是位於草堂前的兩百年老樹，也是吸引杜甫卜居溪畔的主要因素，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10，頁830-831。

¹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10，頁831-833。

¹³ 霍松林：《唐詩精選》，頁145-147。霍氏對本詩的賞析，分別為大陸《百度百科》、《互動百科》、《古詩文網》等網站引用，為今人賞析本詩最被廣泛引用者。

窘迫境遇中仍然推己及人，「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何等博大的胸襟！」¹⁴陳貽焮〈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辨〉一文，也著眼於詩中「不僅只是個人悲苦命運的哀嘆，而且還具有重大深廣的時代社會意義」¹⁵，從而辨析本詩曾被大陸極左思潮刻意貶低的種種不當。另有學者將本詩「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與白居易以下二詩相較：

〈新製布裘〉：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¹⁶

白居易的兩首詩作，也以「安得」、「爭得」帶出心中對貧寒之人的祈願，但許正中認為，杜、白二公雖俱為仁者，皆有兼善天下之心，但「白公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自己飽暖之餘，想與他人共享，固然可貴。杜公在自己飢寒之中，念及較己更飢寒之人，更是難得！」¹⁷換言之，白居易以上兩詩立意不僅祖述杜甫，就境界而言，杜詩的「捨己為人」也比白詩的「已立立人」更勝一籌。

由於〈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具有杜甫捨己憫人的仁者情懷，故而今人賞析本詩時，屢見結合「憂國憂民」與「詩聖」兩大關鍵詞，例如：

許正中：只求眾生安樂，不計自己苦難，唯聖人能如此，後世尊之為「詩聖」，良有以也。¹⁸

康震：這是一個充滿仁者情懷的大詩人，在一個黑暗的雨夜裡，對人世間抒發

¹⁴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287。

¹⁵ 陳貽焮：《論詩雜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264。本文另見於氏著：《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 13 章第 10 節：〈寧苦身以利人〉」，頁 709-714。

¹⁶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6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卷 1，〈新製布裘〉，頁 5；卷 28，〈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頁 109。

¹⁷ 許正中：《唐代古詩析賞》（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337。持類似看法者，另有彭慶生、張仁健：《唐詩精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文中比較杜、白兩人詩作境界差異為：「白居易是自己穿上了新衣裳後想到天下還有不上衣服的窮人，進而發此宏願；杜甫是自己挨凍受苦而想到要變革現實，並不惜為此殉身。」頁 198。按：將本詩與白居易〈新製布裘〉詩比較之相關評論，實已先見於宋人評論，如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467；另見宋·黃徹：《碧溪詩話》，收入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9，頁 389。

¹⁸ 許正中：《唐代古詩析賞》，頁 337。

的溫情的關懷……這就是杜甫之為詩聖的地方，這並非常人都能做到的。¹⁹

張曼娟：(本詩)充分表現了偉大的仁愛胸懷和高尚人格。這種可貴的思想，正是憂國憂民的表現，是全詩的深意。詩聖之所以為詩聖，由此可見。²⁰

儘管杜詩中展現「憂國憂民」或「仁民愛物」者不在少數，如〈鳳凰台〉之「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洗兵馬〉之「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秋雨嘆〉之「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或者如〈暫住白帝復還東屯〉之「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與〈題桃樹〉之「帘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²¹從中都能體現杜甫的「聖人」與「仁者」情懷，但因〈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全詩未用典故，文字淺白易懂，加以全詩僅 172 字，篇幅長短適中，遂常被選入童蒙讀本或語文教材中。如大陸中學語文教材²²即選入本詩。臺灣由「張曼娟小學堂」所出版的《唐詩樂遊園》教材，「主題四」以「他的屋頂飛走了——杜甫」²³來概括杜甫詩作要旨，主題名稱顯然出自〈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童蒙教材之外，也因本詩能展現杜甫的「仁愛」與「詩聖」形象，遂成為當代「杜詩專選本」²⁴的必選詩目之一。透過這些教材與書籍的傳播，從而擴大、深化了當今讀者對本詩的理解與接受。

進一步檢視當代唐詩選本對本詩的選錄，文末附錄【表 2】所列兩岸三地出版

¹⁹ 康震：《康震評說詩聖杜甫》（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31。

²⁰ 張曼娟、黃羿璫：《唐詩樂遊園》（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23。

²¹ 諸詩原文參見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 7，〈鳳凰臺〉，頁 295-296；卷 5，〈洗兵馬〉，頁 215-218；卷 2，〈秋雨歎〉，頁 82-83；卷 17，〈暫往白帝復還東屯〉，頁 863；卷 11，〈題桃樹〉，頁 517。杜甫「憂國憂民」與「推己及人」的情志，另可參考莫礪鋒《杜詩評傳》，「第四章第二節：〈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頁 279-283；「第三小節：〈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頁 283-288。

²² 筆者檢索「新學網」之「語文」項，本詩在大陸各省不同版本教材中，多列入「八、九年級」的語文課程單元。《新學網》網站，網址：<http://www.newxue.com/sujiaoban18/>（2017 年 5 月 10 日上網）。

²³ 張曼娟、黃羿璫：《唐詩樂遊園》之「主題四」，為書中專門介紹杜詩的單元，其中不僅有〈秋風秋雨，追逐飛走的屋頂〉（頁 121-123）深入說解本詩，單元主題之後並附有「座右銘」，所列的名句即為「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頁 130）

²⁴ 如張淑瓊主編：《唐詩新賞·杜甫》第 6-7 冊（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倪其心、吳鷗譯注：《杜甫詩》，收入章培恒主編：《中國名著選譯叢書》第 54 冊（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韓結根編選：《萬里悲秋常作客——杜甫詩歌賞析》（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胡大浚、王為群主編：《杜甫詩歌研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這幾部專門選評杜詩的選本中，均收錄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的 21 部唐詩選本中，計有 17 部選錄本詩，與杜甫其他七言歌行名篇相較，除了〈兵車行〉（16 部）尚可與之比肩外，其他如〈觀公子大娘弟子舞劍器行〉（11 部）、〈麗人行〉（8 部），甚至連有「古今七言詩第一壓卷之作」²⁵美譽的〈丹青引〉（10 部），都不免略遜一籌，難以望其項背，尤其是杜甫同樣以「曹霸畫馬」為題材的〈畫馬圖〉，更被徹底忽視，無一選錄者。因此，若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當代唐詩選本中的選評盛況，推譽本詩為今人心目中的杜甫七言歌行「壓卷」，可謂當之無愧。

三、古人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選評

然而，對照今人王兆鵬等人編著的《唐詩排行榜》²⁶中入選的 17 首杜詩名單來看：

名次	詩題	名次	詩題
5	登岳陽樓	15	登高
28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29	石壕吏
41	旅夜書懷	44	蜀相
53	望嶽	56	春望
63	九日藍田崔氏莊	67	丹青引
74	兵車行	84	秋興八首之一
85	登樓	86	月夜
87	北征	92	春夜喜雨
100	羌村三首之一		

榜單中，七言古詩僅見〈丹青引〉（67 名）與〈兵車行〉（74 名），並未有〈茅屋為秋

²⁵ 清·翁方綱評〈丹青引〉按語，《王文簡古詩平仄論》，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頁 211。所謂「壓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按：《皇朝文鑒》）編次，篇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卷 15，頁 16b。可知「壓卷」應是置諸卷首，以「壓」書「卷」之意，爾後由「第一篇」衍生出「最佳」或「第一」之意。

²⁶ 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唐詩排行榜》（北京：中華書局，2011），該書彙整、統計古今最具影響力的 100 首唐詩，其中杜甫入選 17 首，為唐代詩家入選數量最多者，詳見該書〈前言〉，頁 15。

風所破歌》。由於《唐詩排行榜》一書采集的四項數據分別為：歷代選本入選唐詩、歷代評點唐詩、20 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據此推論本詩所以未見於百首榜單，應是未受古人青睞所致。以下將透過相關詩選與詩話，進一步爬梳本詩在古代的選評情形。

檢視【表 1】所列 6 首七言長篇的選錄數據，可見〈丹青引〉才是明、清時期諸家心目中的杜甫七言古詩「壓卷」之作。21 部選本中，計有 18 部選本選錄，其他如〈兵車行〉（15 部）、〈麗人行〉（13 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14 部），評價也頗為可觀，差異最大的，莫過於〈畫馬圖〉。本詩是〈丹青引〉的系列之作，不僅寫作時間、地點、題材、對象²⁷相近，甚至連章法結構也相去不遠，遂常見詩評家將兩詩並美共稱。²⁸表列 21 部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中，有 18 部選錄〈丹青引〉，其中有 15 部交集選錄〈畫馬圖〉，導致〈畫馬圖〉詩在明、清也有很高的入選率，得以和〈兵車行〉等杜甫七言長篇並駕齊驅，難分軒輊。

相形之下，廣受今人好評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中，卻是選評比例最低者。21 部選本僅有 8 部選錄，不僅清代蘅塘退士（孫洙）所編選的家塾課童本《唐詩三百首》未選本詩，甚至連選唐詩數量高達 6725 首的明初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²⁹也棄而不取，堪稱是明、清時期眾多唐詩選本中的杜詩「遺珠」之作。

²⁷ 兩詩寫作時間皆為唐肅宗廣德 2 年（764），杜甫移居成都草堂時，皆屬題畫詩，書寫對象同為曹霸，差別在於：〈丹青引〉題下註有「贈曹將軍霸」，屬題贈曹霸之作，所重在人；〈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為杜甫觀曹霸畫作，所重在畫，詩作內容詳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 13，頁 1147-1156。

²⁸ 明·許學夷論「子美七言歌行」云：「至若〈畫馬引〉、〈丹青引〉等，縱橫軼蕩，而精嚴自如。」即以兩詩並稱，見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19，第 8 條，頁 211。清·楊倫於〈畫馬圖〉後評，引用清初李因篤（字子德）所云：「此與前篇（指〈丹青引〉）俱極沈鬱頓挫，尤須玩其結構之妙。」見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 11，頁 533。高步瀛：〈丹青引〉後評，引用方東樹評語：「此與〈曹將軍畫馬圖〉有起有訖，波瀾明畫，軌度可尋，而其妙處在神來氣來，紙上起棱。」見高步瀛：《唐宋詩學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 2，頁 234。由李因篤與方東樹評論內容，可見〈丹青引〉與〈畫馬圖〉之結構佳妙，是兩詩並稱的主因。

²⁹ 明·高棅：《唐詩品彙》，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本書初編 90 卷，後又補入 10 卷，共收 681 家詩計 6725 首。

選錄寥寥之外，明、清詩評家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整體評價，也是正、負兩極，兼而有之。持正面評價者，固然肯定「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有「民胞物與」之懷，例如：

清·邵長衡（1637-1704）：此老襟抱自闊，同螻蟻輩迥異。³⁰

清·仇兆鰲（1638-1717）：末從安居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³¹

清·沈德潛（1673-1769）：此老胸中，實有同胞同與之意。³²

然而，本詩因文字淺白直截，以致明、清詩評家常有「村樸」、「意盡」或「開宋派」等負面評語：

明·許學夷（1563-1633）：〈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亦為宋人濫觴，皆變體也。³³

清·邵長衡：詩亦以樸勝，遂開宋派。³⁴

清·宋宗元（-1738-）：（末二句）有意必盡，惟老杜用筆喜如此。³⁵

清·施補華（1835-1890）：後段胸襟極闊，然前半太覺村樸，如「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四語，及「驕兒惡臥踏裡裂」語，殊不可學。³⁶

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以「真則可，村則不可」³⁷評杜甫〈遭田父泥飲兼美嚴中丞〉詩，實亦可套用於本詩。換言之，詩作中即使流露作者的真性情，文字亦不宜過於直白徑露，意盡無餘，否則易有「村樸」之譏，或與好說理議論的「宋詩」畫上等號。何況一般人在貧苦落難之際，難免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杜甫卻能推己及

³⁰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8，頁365。

³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10，頁833。

³²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6，〈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句旁批，頁31a。

³³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論杜甫五、七言古的變體，七言如〈魏將軍歌〉、〈憶昔行〉，用韻險絕，造語奇特，有類退之（韓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則因「為宋人濫觴」，許學夷故而有「皆變體也」的評論，卷19第28條，頁220。

³⁴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8，後評引邵長衡所言，頁365。

³⁵ 清·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尚網堂藏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卷5，頁19a。
網址：http://hollis.harvard.edu/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HVD。

³⁶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下冊，第119條，頁907。

³⁷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下冊，第54條，頁900。

人，發出的「廣廈萬間」、「大庇寒士」的宏願，實在異於常人。晚明遺民詩人申涵光遂以「措大想頭」³⁸解讀杜甫「廣廈萬間」的宏願，清代楊倫（1747-1803）《杜詩鏡銓》於「風雨不動安如山」句下夾批：「還說窮話，妙！」³⁹也有揶揄杜甫「窮人說大話」之意。即使另有持平之論者，如清初王嗣爽（1565-1648）《杜臆》認為杜甫是「真有此想頭，故說得出」，但也認為「創見故奇，襲之便覺可厭。」對於襲引白居易「大裘萬丈」詩以註解本詩者，更是直呼「陋矣！」⁴⁰清代乾隆御定之《御選唐宋詩醇》，雖然肯定本詩可「見此老胸懷」，卻也主張「若無此意，則詩亦可不作。」⁴¹以免無真性情卻刻意仿作，反而淪為空殼大帽的假話。凡此種種，皆可見明、清時期對本詩的詮釋，有「正」、「負」、「持平」等不同立場，與今人對本詩採眾口一辭、同聲贊揚的態度，明顯有別。

四、〈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古、今選評差異的緣由

在梳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古、今選評差異後，為能進一步理解本詩古今接受差異的緣由，以下擬由選本的分卷編次、選杜詩數量以及選詩理念分別論述之。

（一）選本分卷編次

筆者在遍閱、整理古、今唐詩選本後，留意到古、今選本的「分卷編次」有明顯不同。以下是【表1】與【表2】的分卷編次差異數據：

	按詩人分卷	按詩體分卷
明清之唐詩選本（表1）	6 部	15 部
當今之唐詩選本（表2）	15 部	6 部

³⁸ 明·李沂：《唐詩援》，卷8，頁16a，另可參見陳伯海編：《唐詩彙評》，頁1019。

³⁹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8，頁365。

⁴⁰ 清·王嗣爽：《杜臆》（臺北：中華書局，1986），卷6，頁217-218。

⁴¹ 清·乾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1，頁15a。

數據資料顯示，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以「詩體」分卷者居多，今人則恰好相反，多按「詩人」編次。這兩種選詩體例差異在於：按「詩體」分卷者，以「辨體」為優先，著重的是各種詩體源流正變與創作審美要點。而按「詩人」編次者，既然以「人」為主，選詩的主要考量的是：哪些是選本所應選入的詩人？哪些詩作才能展現詩人既有的形象？

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而論，今人屬意的是詩中所流露的杜甫仁者情懷，能具體展現其「詩聖」形象，古人所關注的卻是本詩是否合乎七言長篇的創作審美要點。杜甫在詩中所流露的仁者情懷，已詳述於前，於此不贅，至於七言長篇歌行的創作要點，可參考以下諸家所論：

元·楊載（1271-1323）：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⁴²

清·張實居（1634-1713）：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敘**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⁴³

清·沈德潛：詩篇結局為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法**？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⁴⁴

七言長篇因有句式長短與轉韻⁴⁵等各種變化，講求鋪敘開合，尤須著意章法結構，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既然多按「詩體」分卷，在選錄七言古詩時，自然要著眼於詩中的寫作技巧及章法結構。

然而，要論斷表列六首杜甫七言歌行的寫作技法之短長，在言人人殊的情況下，

⁴² 元·楊載：《詩法家數》，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731。

⁴³ 清·郎廷槐：《詩友詩傳錄》，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第11條，載張實居語，頁115。

⁴⁴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卷上，第87條，頁484。

⁴⁵ 沈德潛《說詩碎語》第84條指出：「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第93條云：「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裏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氏著：《說詩碎語》，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卷上，頁483、485。

實難以持平客觀，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曾就六首詩進行整體性評論，其說遂頗具參考價值。⁴⁶觀其以「村樸」、「殊不可學」等負面詞彙評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在評論〈兵車行〉時，則謂本詩從中可見「唐世府兵之弊，家家抽丁遠戍，煙戶一空，少陵所以為詩史也」；評〈麗人行〉，謂本詩「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於意外得之，此詩之善諷也」，加以通篇皆先敘後點，首尾照應，故而推譽本詩「章法可學」；評〈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也稱許本詩「敘天寶事只數語而無限淒涼，可悟〈長恨歌〉之繁冗。」對於〈丹青引〉與〈畫馬圖〉兩詩的章法、技法，更是用心指點，高度推崇：

〈韋諷錄事宅觀畫馬圖〉一首，前半敘將軍之畫馬，「憶昔」一段，追溯明皇牧馬之蕃，將軍畫馬之妙；今則翠華已逝，畫手猶存。**絕大波瀾，無窮感慨**，學者熟此，可悟**開拓之法**。「皆與此圖筋骨同」一句，作鉤勒，更無奔放不收之病，味之。（《清詩話》，頁 908）

〈丹青引〉畫人是賓，畫馬是主；卻從善書引起善畫，從畫人引起畫馬，又用韓幹之畫肉，墊將軍之畫骨；末後搭到畫人。**章法錯綜絕妙**，學者亟宜究心。（《清詩話》，頁 907）

以上兩詩都以「曹霸畫馬」為書寫對象，並因畫馬為說到真馬，因真馬而憶及玄宗，由引文「學者亟宜究心」、「學者熟此，可悟開拓之法」，可見兩詩是因章法結構之巧妙而為人稱道。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既以「辨體」為優先，在難以割愛的情況下，即使有重複選錄之嫌，還是多將兩詩並列選錄，孫洙（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即是其一。不僅在作為「家塾課本」⁴⁷的《唐詩三百首》中並錄〈丹青引〉與〈畫馬圖〉，還附以大量旁批，提點讀者留意詩作如何起筆，如何敘帶、夾寫，如何映襯、

⁴⁶ 施補華《峴傭說詩》對杜甫 6 首七言歌行的評論，分別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第 119 條；〈兵車行〉，第 105 條；〈麗人行〉，第 107 條；〈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第 132 條（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丹青引〉，第 123 條；〈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第 124 條。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頁 905-908。

⁴⁷ 清·孫洙編，清·陳婉俊注：《唐詩三百首》（北京：中國書店，1991），卷前，〈蘅塘退士原序〉自言本書：「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篇，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頁 1a。

點題、收題⁴⁸，所關注的都是詩作的章法結構。但由於明、清詩家頗多臨摹翻寫〈丹青引〉⁴⁹者，助長了〈丹青引〉的高知名度與流傳盛況，使得〈丹青引〉得以超越同以「曹霸畫馬」為主題的〈畫馬圖〉，成為明、清時期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好評的杜甫七言歌行。

然而，這兩首以章法結構巧妙著稱，屢見錄於明、清時期眾多以「詩體」編次的唐詩選本中，卻在當代的唐詩選本每況愈下，逐漸過氣，尤其是〈畫馬圖〉，更成為今人選唐詩的遺珠之作，除了少數以《唐詩三百首》為底本者有稍加譯注⁵⁰外，其餘皆未見選錄本詩者，甚至連〈麗人行〉與〈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也有選錄下滑的趨勢，唯獨〈兵車行〉堪能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方駕，成為杜甫「唯二」的七言長篇熱門選錄詩目。所以然者，應與今人選唐詩好以「詩人」分卷有關。

當代依「詩人」分卷編次的唐詩選本，往往藉由選錄特定主題的詩作以形塑詩人樣貌。基於杜甫「憂國憂民」、「詩聖」、「詩史」等形象已深植人心，選本編選者在選錄杜詩時，也就會優先考量這類主題的詩作。職是之故，具有聖人「民胞物與」情懷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與亦詩亦史，以征夫問答之詞譴責戰爭的〈兵車行〉，遂成為今人編選唐詩時所熱烈關注的詩題。相形之下，竭力形容楊貴妃姐妹游冶淫佚與楊國忠氣燄逼人的〈麗人行〉，雖然也具有「詩史」意義，但書寫對象為諸楊遊宴曲江之事，詩中的諷刺之意，誠如施補華《峴傭說詩》所謂：「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於意外得之」⁵¹，亦即諷刺之意須於「言外」得之，未必能使讀者直接產生共鳴。至於〈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丹青引〉、〈畫馬圖〉等杜甫透過觀舞、繪畫，曲折緬懷玄宗開元盛世的詩作，儘管以波瀾起伏的章法結構取勝，但與「憂國憂民」或「詩聖」、「詩史」的形象不免有隔，無怪乎較難吸引今人的興趣與關注了。

⁴⁸ 兩詩旁批內容，詳見清·孫洙編，清·陳婉俊注：《唐詩三百首》，卷2，頁18a-21a。

⁴⁹ 清·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謂本詩「古今膾炙人口」，並列舉明人李夢陽送劉大夏詩，清初朱彝尊贈鄭簠詩，以及查慎行〈廬山五老峰海綿歌〉等詩作，以見本詩為明、清詩家「臨摹翻本」的情況。見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頁258-259。

⁵⁰ 沙靈娜、陳振寰譯注：《新譯唐詩三百首》，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辛農重編：《唐詩三百首》；陳崇宇、朱炯遠、畢寶魁編：《新編唐詩一本通》等書，即是以《唐詩三百首》為底本，僅於詩作編次略作調動並加譯注、賞析。

⁵¹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第107條，頁905。

以上論點，除了透過表列六首杜甫長篇歌行之外，王兆鵬等人合編的《唐詩排行榜》所入選的 17 首杜詩，也可供印證。在入選百大名單的 17 首杜詩中，〈登高〉、〈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石壕吏〉、〈蜀相〉、〈春望〉、〈兵車行〉、〈北征〉、〈春夜喜雨〉、〈羌村〉等詩，都是今人選評比古代更為熱烈的詩作，尤其是〈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更可說是「現當代造就的杜甫名作之一」⁵²，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雖未列名百首榜單，卻不妨視為另一首由當代造就的杜甫名作。箇中緣由，與這些詩作都可涵蓋在「憂國憂民」、「詩聖」、「詩史」等關鍵詞的範圍，有助於當今讀者對這些詩作的理解與接受。相形之下，〈九日藍田崔氏莊〉與〈丹青引〉這兩首在古代分別有「壓卷」⁵³之譽的七律與七古，對今人而言卻相對陌生，以其無法使人與杜甫「詩聖憂國」的形象作直接聯想，遂不免成為當今唐選本中「頗受冷落」的「過氣名篇」⁵⁴了。

（二）選杜詩數量

選本體例差異之外，選本數量多寡與選詩理念，也往往影響詩作的選錄。檢較明、清時期與當代的唐詩選本，「杜詩」往往是選本中選錄數量最多者，因而可由選杜詩的數量以推測該部選本的規模。舉例而言，杜詩在《唐詩別裁集》與《唐詩三百首》的入選量皆為唐代詩家之冠，《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選唐詩 1940 首，所選杜詩即高達 255 首；《唐詩三百首》僅錄唐詩 313 首，即使杜詩入選最多，也不過 36

⁵² 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唐詩排行榜》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古今選評差異時指出：「此詩能夠位居排行榜第二十八名，主要與現當代選本的高入選率和 20 世紀的論文研究兩項有關，從入選情況來看，它是杜甫詩歌中古今入選率變化最大的一首詩……現當代文學史提到杜甫詩，亦必提這首詩。」故而推崇本詩是「現當代造就的杜甫名作之一」。（頁 89）

⁵³ 王世貞以〈登高〉、〈九日藍田崔氏莊〉、〈秋興〉之「玉露凋傷楓樹林」、「昆明池水漢時功」四詩為七律壓卷之作。見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入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冊，卷 4，頁 1008。〈丹青引〉的「壓卷」之譽，見清·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頁 210。

⁵⁴ 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唐詩排行榜》評〈丹青引〉，謂本詩「在古代評價頗高，入選率也較高，但 20 世紀以來卻頗受冷落。」（頁 200）評〈九日藍田崔氏莊〉，則謂本詩「只能算一首『過氣』的名篇」，「古時之顯赫和今日之落寞，在這首詩的接受史上體現得竟是如此明顯。」（頁 189）

首⁵⁵，本文因聚焦於杜詩，以下遂以古、今唐詩選本之杜詩入選數量為考察重點。

整理【表 1】與【表 2】古、今唐詩選本之杜詩入選量，可概分為以下五種級距：

明清選本	50 首以下	50-100 首	101-200 首	201-300 首	300 首以上
	1 部	7 部	5 部	4 部	4 部
當今選本	16-30 首	31-40 首	41-50 首	51-80 首	81-122 首
	6 部	6 部	3 部	4 部	2 部

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選杜詩最少的是《唐詩三百首》的 36 首，最多的是《御選唐宋詩醇》的 722 首，近乎杜詩全集 1458 首之半。⁵⁶若以「100 首」為分界點，明、清之唐詩選本選杜詩在 100 首以下者有 8 部，超過 100 首以上者累計有 13 部之多。相形之下，當今唐詩選本所選杜詩最少的是徐榮街、朱宏恢共同編選的《唐宋詩選譯》，僅有 16 首，最多的是繆鉞、張志烈合選《唐詩精華》的 122 首，是唯一選杜詩超過百首的選本，選杜數量在 50 首以下者計有 15 部。據此可見：明、清時期選杜詩數量以 100 首以上者居多，而當今選本所選杜詩則以 50 首以下者蔚為主流。

欲論及選詩數量多寡對選本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比對【表 1】與【表 2】的六首七言歌行的選錄情形。六首杜甫七言長詩中，今人偏好且集中選錄〈兵車行〉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明、清時期的選本恰好相反，除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選錄寥寥之外，其他 5 首入選的情況都相去不遠。據此可推論：今人選唐詩，在規模小、數量少⁵⁷的情況下，往往以「必要選錄」者為優先，加以當代唐詩選本多按

⁵⁵ 清·孫洙編，清·陳婉俊注：《唐詩三百首》，卷前目錄註明選詩共 310 首，實際數目卻是 313 首，據補注本掛名「藤吟社主人」之〈序文〉云：「書中體例悉仍其舊，惟少陵〈詠懷古跡〉詩本五首，蘅塘止錄其二，不免絀漏，今刻仍為補入，俾讀者得窺全豹。」可見補注本所以較原編多出 3 首，係因補入 3 首〈詠懷古跡〉所致，選杜詩數量，也由補注本的 39 首修正為 36 首。按：《唐詩三百首》儘管選杜詩僅 36 首，卻是全集中入選量最高的詩家，遠遠超過李白的 29 首與王維的 29 首。

⁵⁶ 杜詩全集總數各家版本略有不同，「1458 首」的全集數量，係參見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收錄各體詩作統計。

⁵⁷ 由表列的今人所選唐詩書名來看，若非冠以「三百首」之字樣，則不乏以「絕妙」、「精選」、「精品」、「精華」為名者，其中更兼有「唐詩宋詞」合選者，更壓縮了選「唐詩」的規模，表列 21 部選本數量以「百首」或「三百」上下者居多，數量在 500 首上下者，計有 5 部，分別是：楊牧《唐詩選集》（臺北：洪範書店，1993）1200 首，張夢機《唐宋詩髓》（臺北：明文書局，1986）499 首，歐麗娟《唐詩選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544 首，余冠英等《唐詩選注》（臺北：華正書局，1991）630 首，秦似《唐詩新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649 首。

「詩人」分卷，〈兵車行〉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就成為今人形塑杜甫「詩聖」形象時的「必要選錄」詩作。反之，由於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數量多為「千首」⁵⁸以上規模，在選本規模大、選詩數量可觀的情況下，編選者大可在「剔除非必要者」之後，充分選錄其心目中的名作佳篇。表列 6 首杜甫七言歌行中，唯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文字淺白徑露，有「村樸」、「意盡」之目，異於其他 5 首藉由觀畫、觀舞曲折緬懷開元盛世，深具古詩長篇之章法結構起伏跌宕之美，在「剔除非必要」的選詩前提下，無怪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會成為明、清時期入選比例最低的杜甫七言歌行了。

然而，論及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何以規模動輒「千首」，當代選本卻多為三百首以下？問題背後所涉及的是古、今唐詩選本的「選詩理念」差異。

（三）選詩理念

古人編選詩歌選本，往往集「欣賞、創作、應試、宣傳政治教化、詩學理念」於一身，成為選者「以選代著」、藉以傳世不朽的產物。印證明初高棅編選《唐詩品彙》，卷前〈總敘〉自言「進退周旋歷十數年」，這才完成了一部「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⁵⁹，選出由初唐至晚唐詩，初編與補遺共 100 卷計 6729 首的長篇巨著。晚明啟、禎年間的李沂（-1632-）編選 20 卷 1100 餘首的《唐詩援》，係有見於高棅之詩「卑之無高異，賴此選（《唐詩品彙》）以不朽」，故而「不憚以衰朽餘年，訂斯編（《唐詩援》）問世。」⁶⁰清初錢良擇（1645-？）所以編選 20 卷 1279 首之《唐音審體》，據卷前〈自序〉所

⁵⁸ 表列 21 部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數量在千首以下者，計有 5 部，分別是：王夫之《唐詩評選》選詩 558 首，徐增《而庵說唐詩》305 首，王堯衢《古唐詩合解》選唐詩 619 首，孫洙《唐詩三百首》之 313 首，劉文蔚《唐詩合選》626 首，其餘都超過千首之數。尤其明人選唐詩，規模比清人更加宏大，如李攀龍《古今詩刪》2182 首，鍾、譚合選《唐詩歸》2273 首，陸時雍《唐詩鏡》3163 首，周珽《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2487 首，尤其是明初高棅《唐詩品彙》100 卷本，更高達 6725 首，堪稱是明、清時期選唐詩數量之最。

⁵⁹ 明·高棅：《唐詩品彙》，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10 冊，卷前，〈唐詩品彙總敘〉，頁 3a-b。

⁶⁰ 引文見《唐詩援》卷前友人宗元豫序文及李沂自序，兩篇序文內容，另可參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 169。

云：「獨念業詩五十年，習聞長者指授，不可無所發明，使其學不傳於世，因取唐人詩賦手錄一編，以就正有道。」⁶¹同樣有藉詩選以傳諸後世之意。至如沈德潛編選《唐詩別裁集》，先於康熙 56 年（1717）初編 10 卷本選詩 1641 首，後於乾隆 28 年（1763）重新修訂為 20 卷本選詩 1928 首，前後歷時近五十年，「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⁶²將其對唐詩的評價與相關詩學論點，盡現於此書之中。

儘管古人編選的唐詩選本，常被今人視為「士大夫氣味太重」⁶³，但也由於選者普遍存有「以選本傳世」的意念，是以選本多為「千首」以上的規模，並多標榜「溫柔敦厚」或「雅正」的詩教觀。選本中所選錄的詩家、選詩數量、詩體與詩題，以及詩家小傳或相關評論，在在反映了編選者的詩學觀點與好尚，甚至成為各詩派闡揚詩論、攻伐異端⁶⁴的利器。相形之下，署名「蘅塘退士」所編選的《唐詩三百首》，原本僅作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⁶⁵或許正因僅作為啟發童蒙學詩的教材，而非藉以宣揚詩學理念，或以之與他人進行詩學論爭，選詩遂僅有 313 首，編者甚且以自「號」而非以真「名」示人，也是明、清時期唐詩選本少見的異類。

這部啟蒙之用的唐詩選本，誠如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所云：「後來竟成了一部影響最大，讀者最多的唐詩選本。」⁶⁶不僅今人選唐詩多標榜為「三百首」，選詩

⁶¹ 清·錢良擇：《唐音審體》，昭質堂藏板，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頁 1b-2a。

⁶²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前，〈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2a。

⁶³ 余冠英等人合編：《唐詩選注》，卷前，〈前言〉，頁 21。按：書中的〈前言〉，兩岸不同的版本（臺灣華正書局版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微有不同，註腳引文僅見於臺灣華正書局版。

⁶⁴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卷前〈自序〉指出：「後代許多詩評家對唐詩的一些重大爭論，有時並不是在詩話中進行，而是在選本中進行的。」其舉李攀龍《唐詩選》選唐人七律「捧李頎而貶杜甫」，王夫之《唐詩評選》大為不滿，於李頎七律全數點落，且「狠狠痛斥了一頓」；又如王士禛《唐詩神韻集》於唐人七律過於推重劉長卿，毛奇齡《唐七律選》過於推重白居易，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則改推劉禹錫，頁 17。以上數例之外，如鍾、譚選《唐詩歸》批評李攀龍《古今詩刪》之《唐詩選》：「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說不當，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時，於序文中表明不滿王士禛《唐賢三昧集》以「神韻」為宗，無法「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也是透過詩歌選本以批評前人、闡揚詩學理念之例。

⁶⁵ 清·孫洙編，清·陳婉俊注：《唐詩三百首》，卷前，〈蘅塘退士原序〉，頁 1a。

⁶⁶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 374-375。

數量或選目也多以之為標竿，印證李元洛《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卷前序文所稱：

近些年來，有數種冠名「新編」或「新選」之類的唐詩三百首面世，但均係新舊參半，不同程度地重複孫洙之所選，孫洙之選本宛如巨樹之濃蔭匝地，後起者均未能逸出那濃密而闊遠的蔭影。⁶⁷

探究今人選唐詩所以未能逸出《唐詩三百首》的蔭影，應與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有關。如王熙元在〈唐詩精選百首自序〉所云，該書是出版社繼《唐詩新賞》與革新版《唐詩三百首》之後，再度策畫出版，用意在「為了精益求精，並適應工商社會忙碌的現代人閱讀欣賞日求精簡的需要。」期能「廉價普及」。⁶⁸類似的選詩理念，也出現在以「精選」、「精品」、「精讀」為書名的今人唐詩選本中。以下略舉數例以概見其要：

《唐詩**精選**》：我們主要著眼點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名家選名篇**，其次是求精求新，每種選本的選目，必須篇篇是精品，久經傳誦。**體例**設計上，**小中見大，少中見全**，……三是**形式上執意創新**，從版式設計、裝幀插圖到用紙用料，印製工藝，都力爭高檔次高水平……我們希望，這套書能得到讀者歡迎。⁶⁹

《唐詩**精品**》：為給當今的廣大讀者提供一部**普及性**的唐詩讀本……本書從現存五萬餘首唐詩中，選收了**三百一十七首**，其中大部分是**膾炙人口、易誦易記**的名篇。⁷⁰

《唐詩**觀止**》：為了使**廣大讀者**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學習唐詩，……基本遵循了**大家多選、名作多選、藝術性強、篇幅較小的多選**的原則，（全書分體選詩）共計 374 篇。⁷¹

《新讀唐百家詩選》：書名「百家」，實際上選了三百七十三首詩……本書中，

⁶⁷ 李元洛：《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卷前，〈自序〉，頁 18。

⁶⁸ 王熙元：〈精品中的精品——《唐詩精選百首》序〉，《唐詩精選百首》，卷前，頁 2-3。

⁶⁹ 霍松林：《唐詩精選》，卷前，〈編輯緣起〉，頁 1-2。

⁷⁰ 彭慶生、張仁健：《唐詩精品》，卷前，〈前言〉，頁 2。

⁷¹ 陳緒萬、尚永亮：《唐詩觀止》（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卷前由尚永亮執筆之〈前言〉，頁 6-7。

有些詩是少見於坊間唐詩一般選本的，目的是為反映唐詩各具不同的風貌，只可惜割愛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長篇和排比。⁷²

當唐詩選本不再是宣揚詩論、詩教或科舉應試之用等目的，而是為了配合身處繁忙工商社會讀者閱讀需求；選詩也不是為了使「選者」能因選本傳世不朽，而是為了廣受「讀者」歡迎。換言之，古、今選本的選詩差異，已由原本的「選者中心」轉向為「讀者中心」，連帶使得當今唐詩選本多為：選詩數量在三百首上下、多短篇近體少長篇古體，並適度加上插圖、注釋、白話賞析，期能廉價普及且適合讀者繁忙之餘的閱讀習慣。影響所及，當今的唐詩選本「輕薄短小」的新面目，自然異於明、清時期以「士大夫氣味」著稱的皇皇巨著了。

結合古、今相異的選詩理念來看，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既然以「選者」的詩學理念為核心，選詩在「辨體」為尚的前提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因有「村樸」、「意盡」等負面評價，不合乎七言長篇「開合頓挫」、「波瀾起伏」的審美要求，因而成為 6 首杜甫七言歌行中選錄比例偏低者。至於今人的唐詩選本，既然以適應「讀者」需求為選詩理念，文字淺俗易解、又能引發讀者關於杜甫「詩聖憂國」聯想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無怪乎吸引選家關注，成為杜詩的熱門詩目了。

五、結語

本文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核心，結合〈丹青引〉、〈畫馬圖〉、〈兵車行〉、〈麗人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其他 5 首杜甫七言歌行名篇進行比較，以呈現今人對本詩的喜愛與關注，再對照古人對本詩選評的寥落冷清，可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古今的唐詩選本中，確實具有「古冷今熱」的選評落差。

文中進一步由「選本體例」、「選詩數量」及「選詩理念」三方面，討論何以在今人心目中代表杜甫「詩聖憂國」形象的經典詩作，在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中，

⁷² 陳為甫：《新讀唐百家詩選》（臺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前言〉，頁 2。

卻有正、反不同的評價，期能結合表格數據資料與文字論述，由小見大，理解杜詩名篇的古今接受演變。

以「選本體例」而言，透過表格統計數據，歸納明、清時期 21 部唐詩選本中，按「詩體」分卷編次者有 15 部，按「詩人」分卷者僅有 6 部，當今唐詩選本恰好相反。可見古人選詩以「辨體」為尚，而今人則以塑造「詩人」形象為優先。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雖有「民胞物與」之懷，有助於形塑杜甫「詩聖憂國」的形象，卻因用字、結構有「村樸」、「意盡」之譏，未能符合七言長篇「鋪敘開合」、「波瀾起伏」的審美標準，遂成為明、清按「詩體」分卷編次的唐詩選本之遺珠。

再者，就「選詩數量」觀照古、今之唐詩選本差異，可見明、清選詩以「千首」以上者居多，在選詩數量可觀的情況下，讓選者得以在「剔除非必要者」之後，大量選錄心目中的佳作名篇；但今人選詩多籠罩在「三百首」的蔭影之下，以「精選」為前提，遂僅能以「選錄必要者」為考量。由表列數據可見，未能符合長篇歌行「辨體」條件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明、清時期成為被優先剔除的「非必要」詩作，但在當今以寥寥之數形塑杜甫「詩聖」樣貌的選本中，本詩卻與具「詩史」特質的〈兵車行〉，成為「唯二」的杜甫七言長篇選目了。

復次，本文由「選詩理念」梳理古、今唐詩選本規模差異的緣由，從中可見：明、清時人選詩，多具有「以選傳世」的隆重使命，是以傳遞「選者」的詩學理念為價值核心。今人選詩，則以配合「讀者」閱讀需求為主，為使選本能廣受歡迎，詩中篇目須為膾炙人口的名作，符合「精選」的要求。這也是為何有「七古壓卷」與「古今題畫第一首」美譽的〈丹青引〉，成為古人選杜甫七古之首選，而文字淺顯易懂、情感動人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卻在當今脫穎而出，成為杜甫膾炙人口的名作了。

表 1 明、清之唐詩選本選錄杜甫七言歌行名篇（按編選者時代先後排列）

	分卷 方式	選杜 數量	丹青	畫馬	兵車	公孫	麗人	茅屋
高棅《唐詩品彙》	詩體	300	⊙	⊙	⊙	⊙		
李攀龍《古今詩刪》之「唐詩選」	詩體	93	⊙	⊙				
周珽《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	詩體	173	⊙	⊙	⊙	⊙	⊙	
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	詩人	240				⊙		
鍾惺、譚元春《唐詩歸》	詩人	314	⊙	⊙		⊙	⊙	⊙
李沂《唐詩援》	詩體	303	⊙	⊙	⊙	⊙	⊙	⊙
陸時雍《唐詩鏡》	詩人	372	⊙	⊙	⊙	⊙	⊙	⊙
徐增《而庵說唐詩》	詩人	59	⊙	⊙				
王夫之《唐詩評選》	詩體	91					⊙	
唐汝詢《唐詩解》	詩體	171	⊙	⊙	⊙	⊙		
王士禛《古詩選》	詩人	91	⊙	⊙	⊙	⊙	⊙	⊙
錢良擇《唐音審體》	詩體	164	⊙		⊙	⊙	⊙	
康熙御定《御選唐詩》	詩體	80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	詩體	78	⊙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詩體	255	⊙	⊙	⊙	⊙	⊙	⊙
乾隆御定《御選唐宋詩醇》	詩人	722	⊙	⊙	⊙	⊙	⊙	⊙
孫洙《唐詩三百首》	詩體	36	⊙	⊙	⊙	⊙	⊙	
楊逢春《唐詩繹》	詩體	148	⊙	⊙	⊙	⊙	⊙	⊙
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	詩體	103	⊙		⊙		⊙	⊙
劉文蔚《唐詩合選》	詩體	85	⊙		⊙			
王闓運《唐詩選》	詩體	273	⊙		⊙	⊙	⊙	
共計 21 部選本			18	14	14	14	13	8
按詩人分卷 6 部								
按詩體分卷 15 部								

表 2 當代唐詩選本選錄杜甫七言歌行名篇（按編選者姓名筆劃排列）

	分卷 方式	選杜 數量	丹青	畫馬	兵車	公孫	麗人	茅屋
巴壺天《唐宋詩詞選》	詩體	61	⊙			⊙		⊙
王文濡《唐詩評註讀本》	詩體	41	⊙					
余冠英《唐詩選注》	詩人	71	⊙		⊙	⊙	⊙	⊙
武漢大學《新選唐詩三百首》	詩人	28				⊙		
徐放《唐詩今譯》	詩人	43						⊙
徐榮街、朱宏恢《唐宋詩選譯》	詩人	16			⊙		⊙	⊙
徐聲越《唐詩宋詞選》	詩人	26	⊙		⊙	⊙		⊙
秦似《唐詩新選》	詩體	41	⊙		⊙	⊙	⊙	⊙
馬茂元《唐詩三百首新編》	詩人	33	⊙		⊙	⊙		⊙
張夢機《唐宋詩髓》	詩體	35			⊙			⊙
許正中《唐代古詩析賞》	詩人	34	⊙		⊙		⊙	⊙
陳友冰、田素謙《唐詩清賞》	詩人	20			⊙			⊙
陳為甫《新讀百家詩選》	詩人	21						⊙
陳緒萬、尚永亮《唐詩觀止》	詩體	26			⊙			
陳耀南《唐詩新賞》	詩人	62	⊙		⊙	⊙	⊙	⊙
傅武光《唐宋詩舉要精選今注》	詩體	40	⊙		⊙	⊙		⊙
彭慶生、張仁健《唐詩精品》	詩人	36			⊙		⊙	⊙
楊牧《唐詩選集》	詩人	90			⊙	⊙		⊙
歐麗娟《唐詩選注》	詩人	73	⊙		⊙	⊙	⊙	⊙
霍松林、霍有明《絕妙唐詩》	詩人	35			⊙			⊙
繆鉞、張志烈《唐詩精華》	詩人	122			⊙	⊙	⊙	
共計 21 部選本 按詩人分卷 15 部 詩體分卷 6 部			10	0	16	11	8	17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6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

唐·韋莊：《又玄集》，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1 輯集部第 3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宋·黃徹：《碧溪詩話》，收入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元·楊載：《詩法家數》，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入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明·李沂：《唐詩援》，柳園藏板，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

明·李攀龍：《古今詩刪》，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5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明·周珽：《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26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明·高棅：《唐詩品彙》，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1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597-6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 明・陸時雍：《唐詩鏡》，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鍾惺、譚元春：《唐詩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8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清・王士禛：《古詩選》，《四部備要》集部第 582-583 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
- 清・王士禛：《唐賢三昧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王夫之著，任慧點校：《唐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 清・王堯衢著：《古唐詩合解》，單小青、詹福瑞點校：《唐詩合解箋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
- 清・王嗣奭：《杜臆》，臺北：中華書局，1986。
- 清・王闓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清・宋宗元：《網詩園唐詩箋》，尚綱堂藏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
- *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
-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
- 清・郎廷槐：《詩友詩傳錄》，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
- 清・唐汝詢著，王振漢點校：《唐詩解》，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 清・孫洙編，清・陳婉俊注：《唐詩三百首》，北京：中國書店，1991。
- 清・徐增：《而庵說唐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9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

南書局，1979。

清·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收入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臺北：西南書局，1979。

*清·乾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康熙御定，陳廷敬等奉敕：《御選唐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8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楊逢春：《唐詩繹》，紉香書屋藏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清·劉文蔚著，楊業榮編選：《唐詩合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

清·錢良擇：《唐音審體》，昭質堂藏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巴壺天：《唐宋詩詞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王文濡：《唐詩評註讀本》，上海：文明書局，1929。

*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唐詩排行榜》，北京：中華書局，2011。

王熙元：《唐詩精選百首》，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

余冠英等：《唐詩選注》，臺北：華正書局，1991。

李元洛：《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臺北：九歌出版社，2013。

沙靈娜、陳振寰譯注：《新譯唐詩三百首》，臺南：金安出版社，1994。

辛農：《唐詩三百首》，臺北：地球出版社，1989。

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新選唐詩三百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臺北：三民書局，1976。

胡大浚、王為群主編：《杜甫詩歌研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

倪其心、吳鷗譯注：《杜甫詩》，收入章培恒主編：《中國名著選譯叢書》第54冊，

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徐放：《唐詩今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

徐榮街、朱宏恢：《唐宋詩選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徐聲越：《唐詩宋詞選》，臺北：正中書局，1991。

秦似：《唐詩新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馬茂元、趙昌平：《唐詩三百首新編》，長沙：岳麓書社，1992。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康震：《康震評說詩聖杜甫》，北京：中華書局，2010。

張曼娟、黃羿璫：《唐詩樂遊園》，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張淑瓊主編：《唐詩新賞·杜甫》第6-7冊，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

張夢機、張仁青、林茂雄：《唐宋詩髓》，臺北：明文書局，1986。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許正中：《唐代古詩析賞》，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陳友冰、田素謙：《唐詩清賞》，臺北：正中書局，2001。

陳伯海主編：《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陳為甫：《新讀唐百家詩選》，臺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陳崇宇、朱炯遠、畢寶魁：《新編唐詩一本通》，臺北：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2006。

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陳貽焮：《論詩雜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陳緒萬、尚永亮編：《唐詩觀止》，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陳耀南：《唐詩新賞》，香港：三聯書店，2006。

傅武光：《唐宋詩舉要精選今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彭慶生、張仁健：《唐詩精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楊牧：《唐詩選集》，臺北：洪範書店，1993。

趙昌平：《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歐麗娟：《唐詩選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

霍松林：《唐詩精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霍松林、霍有明：《絕妙唐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繆鉞、張志烈：《唐詩精華》，成都：巴蜀書社，1995。

韓結根編選：《萬里悲秋常作客——杜甫詩歌賞析》，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二）其他

《新學網》，網址：<http://www.newxue.com/sujiaoban18/>（2017年5月10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ang*] Du Fu, *Du Shi Jing Quan*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try] annotated by [*Qing*] Yang L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Tang*] Du Fu, *Du Shi Xiang Zhu* [Poem Compilation of Du Fu and the Footnotes in the Compilation] annotated by [*Qing*] Qiu Zhou 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9).
- [*Ming*] Gao Bing, *Tang Shi Ping Hui* [Graded Compendium of Tang Poetry]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3).
- Mo Li Feng, *Du Fu Ping Zhuan* [Comment Du Fu's Life and Poetr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Qing*] Qian Long, *Yu Xuan Tang Sung Shi Chun* [Tang Sung Poetry Anthologies selected by Qianlong Emperor]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 [*Qing*] Shen De Qian, *Tang Shi Bie Cai Ji* [Tang Poetry Anthology],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1977).
- [*Qing*] Shen De Qian, *Shuo Shi Zui Yu* [Shen De-Qian's Comments on Poetry] adopted in Ding Fu Bao, *Qing Shi Hua*, (Taipei: Xinan Books, 1979).
- [*Qing*] Sun Zhu, *Tang Shi San Bai Shou*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Beijing: China Book Co., 1991).
- Sun Qin An, *Tang Shi Xuan Ben Ti Yao* [Introductions of Different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5).
- Wang Zhou Peng, Shao Da Wei, Zhang Jing and Tang Yuan, *Tang Shi Pai Hang Bang* [Tang Shi Leaderboar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11).